

布衣之约

□吴孔文

我去古村赴约，那里的房子，鸳瓦鳞鳞，粉壁斑驳，门户虚掩。阳光下，两三只精瘦老狗卧在树阴下，摆尾示警，态度暧昧，脸上表情丰富。

诗人刘老大家的一只母鸡年迈体肥，不生蛋了，只得杀来做菜。剖开鸡腹，黄油满肚。刘老大将鸡身碎块，连同鸡油旺火猛炒，而后细火慢炖，数小时后揭开锅盖，肉烂汤浓，黄澄一片。那天，刘老大还约了其他朋友，一桌之上，山呼海啸，他家的花猫吓得拖着尾巴呆在远处，惶惑地看着我们。

布衣之约，可以是一个电话，一则短信，一张请柬，一声吆喝，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父亲干农活时，是随身带着酒的，有天，他在地里做活累了，一声吆喝，对面的张大爹就跑回家捧来一钵腌蒜杆，两人席地坐在乌桕树下喝酒，临近傍晚，凉风习习，暮云四合，远山

近村，天然成画。

朋友大顺的父亲七十岁后，每年都要“做寿”。去他们家喝寿酒，停了车，还得走三四里山路。沿途看到鲜活的草，我会掐上一把，去慰劳他家的猪和鹅。他们家的寿宴，每年都摆在梨园里，瓦灶天水，方桌条凳，土菜土酒。每场酒吃完，人人身上会披上一层梨花雨，每次去，我都有点遗憾，叹自己五音不全，否则，我会在梨园中咿咿呀呀地唱上几句。

有些人，为了官，有了地位，灯红酒绿的名利场泡久了，就很想念月白风清的小日子。我的另一个朋友，在一家大公司当老总。每次回小城，都会叫上几个“布衣”，去深山中的“农家乐”喝酒。有次他喝得大醉，想唱歌，乡下没有“麦克风”，他就抱着一把扫帚摇头晃脑，当了一回“麦霸”。

早些年，我们喜欢举办同学会，三年一聚，五年一聚，男人聚在一起吹牛皮、打搅蛋、集体洗澡，回忆陈年旧事，而后就在酒

桌上一决高下；女人则在一起谈孩子、谈家庭、谈父母，有时说话间会有人哭出来。后来情况有变，几个“位高权重”的同学虽然参加聚会，但整个过程中沉默寡言，心事沉沉。众人无趣，于是聚会的规模渐渐变小、变稀。而我，则跟六个臭味相投的同学常聚，成为“江南七怪”之一，好在这个时代没有欧阳锋、陈玄风和杨康。

一次陪一位大人物下乡，一路之上，我小心翼翼回答着他的提问。路过一户人家时，一头驴正站在梧桐树下吃草，慢吞吞嚼着，很享受的样子。那人说，等他退休了，想驾一辆驴车去旅游，把一路风景看个真切明白，还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同去？他的异想天开，吓了我一跳。

布衣之约，约你的那个人，在乡村、在市井的某个点上，周围的人不关注他，甚至不认识他。而你却不远千里，依约前去，去见地球上的另一个你。

微观

○○○

点一盏灯

李忠元

女儿渐渐长大了，该分床睡了。我也不得不为女儿准备一张小床，让她刷单去。女儿二话不说，一个人径直搬到了北卧室的床上去了。望着她的背影，我顿时感觉有种强烈的失落感。女儿长大了，她今天搬到了另一个屋子，有朝一日，她很有可能搬到离我更远的地方去。我难以安抚自己这颗脆弱的心，甚至悲哀得掉下了眼泪。失落归失落，女儿这一独睡，我的心不禁悬了起来，她胆小怕黑，会不会在半夜里被吓哭？小床那么窄，她会不会一不小心掉下来？为了解决后顾之忧，我给女儿安了一盏床头灯，微弱的灯光彻夜亮着，即使女儿睡到半夜醒来，也不至于被黑暗吓到。有了这盏灯，我观察女儿也方便了许多，只要远远地透过女儿卧室的小门，她的睡况就可以一目了然。感谢这盏灯，让我顺利挺过女儿独睡的过渡期。如今，女儿一天天长大，这盏灯或许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我还是希望把女儿独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朋友听，让他们也为自己幼小的孩子点上一盏灯，照亮孩子的梦。

本命年

山塘人氏

今年是本命年，不少同龄人在聚会时放出豪言壮语，猴年里，或周游欧洲列国，或住上心仪已久的豪宅，或换一辆好车。问我有何心愿。我说，没什么心愿，家人健康足矣。和他们相比，我的心愿实在太小，小到足以被人忽略。但于我而言，我想不出什么比家人健康更让我心仪的事了。本命年对于有抱负的同学或同事来说，也许是一种激励。可对我来说，和每一天没有一点区别，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当然，添一条红内裤也是不错的。

感谢事业有成的童年发小和曾经的同事们还记得我这个一事无成之人，特意为我聚会时留了一个座位。也感谢我的家人对平庸的我的容忍，并且默默陪伴我走过了这么多年。

这里下过雨

潘玉毅

夏季多雷雨。雷雨天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隔着一条街，一座山，这边大雨滂沱，那边却是艳阳高照。刘禹锡《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言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晴雨各半的景象。我们若不住在边界上，身在东边不知西边下过雨，身在西边亦不知东边未曾下雨。这个世界，总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然而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譬如，那些被人羡慕着的“别人家的”就有着为众人所不知的一面。你不是别人眼里的你，别人也不见得就是你眼里的别人。管中窥豹，生活未必是你眼中的生活模样。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人丑就该多读书

□张燕峰

前几天回到乡下去参加霞姑娘的婚礼。十年前，霞姑娘读初中，我是她的语文老师。霞姑娘长得不好看，塌鼻子，眉毛淡淡的，眼睛细长，脸上还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

但霞姑娘很快脱颖而出。她上课极认真，只要老师讲过的东西，总是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无论过去多久，只要你稍一提及，她总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令人称奇的是，她还清楚地记得你当时站在讲台的哪个位置，板书在黑板的哪个部位。

说实在的，我对霞姑娘的前途并不看好。因为这是一所乡村中学，升学率几乎为零。男孩子们只要拿到初中毕业证就步入社会，四处闯荡，学点技术养家糊口，女孩子们毕业后没几年就找个婆家，生儿育女。他们中也有佼佼者，但绝对是凤毛麟角。

跟霞姑娘提到毕业之后的事。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妈说我长得丑，如果不好好读书，在农村连个好婆家都找不到。霞姑娘读书是真用功，课余时间，别的孩子玩耍嬉戏，只有她坐在座位上埋头啃书本，还不时地在纸上写写画画。看到她的呆样，别的孩子便用冷言冷语嘲笑，但是她毫不在意，仍然专心于学习。

天道酬勤，霞姑娘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她选择了继续求学，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正好赶上了招特岗教师，霞姑娘顺利地通过考试。现在呢，成为了城里重点中学的教师。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修为和女大十八变的荷尔蒙的作用，让霞的容貌改变了许多，一副秀雅的知性眼镜，巧妙地掩藏了她的塌鼻梁。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就像一朵清新淡雅的白莲。婚礼上，站在霞姑娘身边的新郎官高大英俊，帅气儒雅，惹得大家一片称赞。

婚礼上，我还遇到了霞姑娘当年的同学。大部分男孩子已成了挣扎于底层的劳动者，大部分女孩子已经腰身粗壮衣着懒散，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拖鼻涕的小娃娃。我很明白，这也是一种世俗的幸福。但回想当年他们个个聪明伶俐的模样，心底还是涌上了酸涩和怅惘。

前段时间流行一句网络语言——人丑就该多读书。在霞的婚礼上，那句话每一刻都清晰地在我脑海里闪耀。是的，容貌会随着时间褪色，家境也经不起世事颠覆，唯有你学到的智慧和技能才真正属于你，并有可能带你打开通往幸福的门。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6号



《席勒》
【匈牙利】佚名

父亲的二胡

□刘福田

接近黄昏的时候，父亲把我放在床上，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我只得把眼睛眯了起来，父亲看到，就笑了。那时我三岁。父亲拉响了他的二胡，那些声音四处流淌，好像清灵的泉水一样。我看到了没有灰尘的阳光，还有许多金色的蝴蝶，到处飞翔……

我在小城里一天天长大了，在岁月中间，捧着愈来愈厚的书本穿行。每年都由清瘦的父亲带我去城里最好的眼镜店，变换一次看书的距离。父亲会有点忧伤地看看我，有点疲倦地看看阳光，然后就牵起我的手回家。

我在那城市中间一条路的北面读了小学，在同一条路的南面读了中学，到了毕业时，就考上了京城的一所大学。要远行的前夕，母亲的朋友来道贺，大家一起坐在八年来我得到的那一堆大大小小的证书、奖状旁边，热闹地说着往事。“说起来很灵的。”母亲急切地说，“小时候‘抓周’，摆了一桌子物件，他什么也不拿，就选了笔和书本，这孩子……”

我坐在一群人中间，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很久以前就注定的事将发生。

那些忙碌的日子家里很乱，父亲却总在人群之外沉默。他倚在门边看我，眼神里是熟悉的一点忧伤。分别的日子到了，夏天的车站人头攒动，父亲背着我沉重的书箱，母亲在低头抹泪。父亲突然说：“田儿，那年你‘抓周’时，是先碰了那把二胡的。”他的声音很平静，“真的。”他轻轻补充，“你拨那些琴弦，很有趣，最后却拿了笔……在外面一个人，要保重……”

列车开了，前边是无尽的阳光。我想起父亲很久不拉二胡了，想起他在小城挣扎的人生，想起他从老师到教育局副局长的人生。每个黄昏他走回家，儿子慢慢长大了，二胡声老去了……

荷花绽放的日子

□朱文杰

小时候，我生活在古人诗歌所描绘的优美环境中。阳春清晨，我在暖绿的春水中放养一群水鸭，看它们站立在小荷上的趣景；金秋，干涸的荷塘又是一片欢腾，肥鱼与白藕填满了村人的怀抱；严冬，留得一片残荷，听那清清爽爽，嘀嗒嘀嗒打落心头的雨声。我最钟情的还是那荷叶丛丛，荷花争艳的夏日——那是水边乡村一年中最具韵味的时节。

夏日早晨，当清凉的大雾还未散去，荷花的清香早已飘满了整个古老而又静寂的水乡。青翠欲滴的荷叶里珍藏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于荷叶间来回流动。笨重木门“咿呀”的一声浊响，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洗衣的姑娘便迎着朝霞款款而出。在朝霞映照下，她们的笑脸犹如荷塘绽放的荷花一样灿烂。

采莲子最有趣。挑一个最大的蓬子，解开如海绵般柔软的蓬身，一颗颗青青的莲子便轻轻掉落你的掌心。后轻轻剥开那一层淡青的薄皮，洁白的莲肉便全呈现在你的眼前了。取一颗入嘴，甜脆中略带甘涩的味道蔓延开来。荷塘的北边有一条公路，经过的路人都羡慕我们村里有这么一个大荷丛。经过路人的宣传，故乡美丽的荷塘也就为方圆百里的人所仰慕了。

后来我踏着这条公路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偶尔回家，每次都听父亲说荷塘被邻村人践踏得越来越厉害了，母亲也总抱怨说河水不清了，衣服也不想到河里洗了。

前一段日子，母亲打来电话，和她的闲聊中，我顺便问一下荷塘的情况。母亲说今春荷塘里不长东西了，因为去年腊月，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来挖藕，把荷塘都翻了个遍。

我只能在梦里，闻着那一塘清香。